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七回 第二節

書中代言，白綾子不懈勁，無論有多大力氣也不能退出手腕去。頭前有老嘍卒打著燈籠引路，林士佩率領，往西南過五七道寨子。忽聽水聲滔滔，並不見水。西南犄角有一座閣，南北都是漢白玉欄杆，有三四丈見方，漢白玉鋪地。以西為上，有一張青石月亮桌，兩旁有青石月牙椅子，東西南北有兩根青石柱，約有一尺粗細，將燈籠拴在柱子上。嘍卒俱穿水褲，林士佩、曹世彪俱都穿著水衣。南北兩頭一邊有一個鋼環子，嘍卒一提鋼環子，咯吧一聲響，閃開石蓋，用鐵柱子支起。林士佩叫道：「三位俠客爺這裡面涼快，自己下去吧。」勝爺毫無畏懼說道：「這算不了什麼。」老三俠自己走入倒下台階的水閣內，嘍卒打著燈籠。走下十餘層倒下階腳石，三俠跳下水去，水過肚臍。三位老俠客借著燈光觀看，靠西面有五根明柱，出水四尺有餘。頂上有一個鋼環子，底下一尺餘也有一個鋼環子。林士佩指著嘍卒說道：「勝三爺是第一俠，請在正當中這棵柱子上。」嘍卒將勝三爺的胳膊一領，拴在當中這棵將軍柱上，底下的腿拴在柱子的橫棍上，又將勝三爺的白髮拴在上面鋼環子上。孟二俠在左，蕭三俠在右。勝三爺用腳一踢，底下是石頭鋪地，四面石壁。為何水響？原來南北兩面有鐵篋子，由南來水，從北出去。林士佩說道：「太涼快啦，咱們上去吧。」眾人順階腳石上去，撤去兩根鐵棍，一擰螺絲，石蓋封口。三位老俠客在陰山背後，先是有氣助著，不顯甚涼，到後半夜就覺著涼了。到第二日早飯之後，忽聽上面鋼環響動，石蓋忽動。

勝三爺抬頭向上一看，見一白胡老者，年在七十餘歲，托著一個木頭托盤，後邊跟著一個十五六歲年輕之人，青布的水靠，提著一個廣錫大素子，拿著三個小茶碗，來到近前，那老者叫道：「三位老俠客請了。」托盤裡邊三大碗綠豆飯，兩大盤饅頭，兩碟菜。遂說道：「這三位老俠客，我家老寨主氣惱之間，忘了送飯啦。這是我家少寨主打發我等送飯來，您吃飯，我們送到您的嘴上，我們可不敢鬆綁繩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你們是九龍山的什麼人？」老者說道：「勝爺，我是內寨的老家人，我叫白福。」年輕的說：「我是少寨主的書童，我叫白林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們二人不夠資格，原本是賊下之賊。勝三爺要吃賊飯怕沾上賊味，凍死不烤燈前火，餓死不吃無義食！」白林說道：「勝三爺您別著急，這是二位少寨主的私情。」說著話，一老一少轉身形上階腳石而去。到上面將托盤酒壺茶碗都放在青石桌上，將兩根鐵棍一撤，石板入卡口，上好螺絲。老三俠在裡面，也不知黑白晝。

又到了定更來天，孟二俠渾身立抖。先前筋骨疼痛，後來四肢麻木，三位老俠客俱是如此。孟二爺上嘴唇打著下嘴唇，直哆嗦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，方才送飯來許是白天？此時大概黑了？您看此九月天氣，不見天日之光。他們送飯，咱們不吃，也當喝兩杯水酒。此時我心中發慌，再要待一夜，小弟休矣。咱們哥仨由昨日未離涼水。」勝三爺轉了轉眼珠，看看左邊孟二俠，右邊的蕭三爺，遂說道：「我連累二位賢弟，受此世所罕有之苦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盜印告咱們三人，又以帖請咱三人，怎算三哥連累我們哥倆？此時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不如在聚義廳，亂刃分屍，倒也爽快！老恩兄，人到難處想實朋，這要是老恩師劍客來了，能救咱們不能呢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弟你想，吾恩師又不會掐訣念咒，焉能來到此處？下水之時，二位賢弟沒看見嗎？這鐵篋子，四寸見方的大柱。就是來了，也斷不了鐵篋子。」孟二俠又說道：「女劍客也不知道行不行？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女劍客的寶刃也斷不了鐵篋子，再說女子更不能進九龍山了。」孟二俠又說道：「道兄與聾啞仙師等如何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不成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如此咱弟兄三人沒有救星了。」勝三爺說：「老少三輩，只有一個能行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哪位能行呢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惟有賈七弟那口寶刃，秋風落葉掃倒能行，但是他不會掐訣念咒，九龍山水旱約有三百餘里，他焉能找到這水牢呢？」此時三位老俠客浸得筋骨麻木。正在叫天天不語，叫地地不應，就聽南面的鐵篋子外，水向上一攪，一雙手掙住鐵篋子，由分水裙內掏出火筒打開子母口，抽出火折子晃著了，向牢中一照，遂說道：「三位哥哥多有受難，恕小弟救護來遲。」語畢，將火折放在火筒之內，卡好子母口。伸手由背後握劍督，嗆啞啞一道立閃，抽出斬釘斷鐵的秋風落葉掃。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。四寸見方的鐵柱子，削這個柱子，可不是一劍斬斷，一劍一劍的向下削，削到剩一指來寬才將鐵柱斬落，隔著四寸一棵，削下一棵去，偏著身就可以出去了。賈七爺削完立柱，進到牢中，伸手要解勝三爺的綁繩。勝三爺說道：「賈七弟先解你孟二哥吧。」賈七爺遂奔孟二爺，一摸繩扣，用寶劍一割，割斷兩道繩子，解下頭上發髻。然後再斷勝三爺的繩子，勝三爺說道：「你將蕭三弟的繩扣斬斷。」賈七爺不敢違背勝三爺之命，又與蕭三俠斷了繩扣，解下頭髮。放開蕭三俠，再將勝爺放開。三位老俠客在水中捆綁了一天一夜的工夫，由前一日四更天下水牢，第二日定更多天遇救，米粒未進，冷水浸得哆哩哆嗦的不能站立，倚住水牢的上牆，紋絲兒也不能動轉。賈七爺先攙扶著孟二俠在水牢中溜達，活動渾身的血脈，孟二俠能夠強掙扎著站立，自己用手按著六眼活動血脈。然後賈七爺再攙扶著蕭三俠活動週身，又攙扶著勝三爺活動週身。順著鐵篋子出了水牢，向正南晃出半里多地，黑夜之間離著水皮二尺多有一條彈繩。勝三爺與蕭、孟二俠俱都未曾留神，並未看見。賈七爺覺到離彈繩切近，叫道：「勝三哥隨我來。」勝三爺走到切近一看，原來是一根彈繩，離著水皮二尺有餘。勝三爺問道：「賈賢弟此繩是何原故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我一個人焉能來到此處，還有別位了。此繩是咱們出入的道路，上面可沒有人把守。我們來了五個人呢，老劍客震三山、鐵飛龍、歐陽大義士、楊六爺與小弟我，一個人飛也不能上山，此處向上去二三十丈高，乃是最矮的山頭。還有一條道路，在東山下呢，是楊六爺把守著。」勝三爺與蕭、孟二俠陸續上了山頭，然後賈七爺再順著繩子爬上了山頭。究竟賈大爺他們是怎麼來的？原來，三俠與五龍、金頭虎進了九龍山十海島，被把關兵窺破。一聲呼哨，調齊了大隊。

偵察開口，一看閘板南面高起來啦，絞起閘板。有會水的下去，將墊閘板的石頭撤去。當時五龍聽山上呼哨連成一片，俱各拼命的逃走。五龍之中於化龍水性略慢點兒，逃到外口閘板的時候，閘已下落。於化龍由邊兒上向外一擠，左肋被閘紮傷一根，幾乎斷折。比及金頭虎向外逃時，閘板早已落下，三俠已進了早寨。金頭虎一人，猶如沒娘兒一般，由水中逃命，比及五龍出了九龍山十海島，一看人數，老三俠與金頭虎未見出來，五龍這才逃回葦塘中，將九龍山內落關之事，報告聾啞仙師等。

聾啞仙師聞聽大吃一驚，急忙與眾商議攻關進山，挽救老三俠與賈明之策。聾啞仙師與賈七爺說道：「他們爺四位，凶多吉少，如今大家只可以死相拼。倘能攻破關口，便可救出山內之人。」賈七爺連連稱是。當時將船由葦塘中駛出，此時風已略小。原來的六隻船損壞了一隻，又加上葉六爺僱來的這只船，仍然是六隻小船，齊奔關口而來。來到關口切近，關上的嘍卒紛紛拋石子，船不能近前，連水手帶鏢行的人，受石子打傷了十餘人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別攻關口啦，這六隻船想要攻關進山，勢比登天還難，且退下來再議。」於是退出十里之外，進了葦塘之中下了錨。眾人飽餐了一頓飯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要想由關口進山是辦不到啦。吾有一計，今早去叫只船，離關口近處虛張聲勢，大喊攻關。船要來回蕩漾，人要大聲吶喊。關上的石子剛要夠得上啦，船便向後退。再去一隻小船奔南去，探九龍山何處可以進去？必須繞道而行，別叫山上的嘍卒看見。」

但是這一支人，必須一個人當十個人用。出進山時一死相拼，有去無回。哪位願去？」聾啞仙師正在問大眾何人前去之際，楊香五用手一指正東說道：「前面來了一隻小船，船頭上站立一人，你們看看是何人？」說著話的工夫，船已不遠啦，楊香五說道：「諸葛道爺，船上那人是我的天倫。」聾啞仙師口念：「無量佛，楊六爺來到，他一個人能頂一千人用。」船靠一旁，大眾見禮。鎮九江屠榮問道：「六弟由何處來？」楊六爺說道：「我由鏢局子而來。我到了鏢局子內，聞聽你們大眾現在菊花村，我又到菊花村村宅，據老僕說你們大眾昨天俱都探九龍山來了。我今天在菊花村吃完了早飯，奔九龍山而來，這只小船本是僱的。」楊六爺又問道：「探九龍山怎麼樣了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昨日二更多天，老三俠與金頭虎及五龍進山，被山上之人看破，只逃出來五龍，老三俠與賈明俱困在山內。由昨天夜間攻關口，到今日晌午，都被石子打回，未能近關。如今一天一夜，不知老三俠與賈明他們的性命如何。」楊六爺說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打算怎麼辦呢？」道爺便將今天用的計策對楊六爺說了一遍。楊六爺說道：「有上不去的天，沒有上不去的山。用一隻小船，去四五個人，要有能為的，與九龍山決一死戰！救他們爺兒四個。」震三山說：「我去。」賈

七爺說：「我也去。」

震三山是個矮子，賈七爺也是個矮子，楊六爺也是個矮子，這就夠三個矮子了。楊六爺說道：「咱們到了九龍山內，三位哥哥與賈明若遇難，咱們想法救他們。他們若是遭害，咱們便報仇。可是人還少點。」賈七爺黃眼珠一轉，說道：「蠻子你還不說話嗎？你有軟硬勁的功夫，日行千里，黑夜像白晝看得一般遠。」蠻子說道：「我不會水。」震三山一人大腦袋說道：「歐陽天佐你太滑啦，咱們哥兒幾個是一同前去，死生相共！你還能落後嗎？」蠻子這才點頭。當時挑選了一隻堅固的小船，哥兒四個上了小船，順著山坡向南去。風較前略小，當日天陰未晴，黑得甚早。由關口順著山坡向南走了有二三里地，一看陡壁山崖，有百餘丈高的，有三五十丈高的，有七八十丈高的。

山頭上的石頭城牆，俱都是兩丈來高。走到一座山下，楊六爺說道：「此山有二三十丈高。」楊六爺叫道：「大師兄，此處可上。船奔山根駛去。如山上有人知曉，船再後退。」船剛到山根切近，忽然由水中冒上一人，露出半截身軀，老劍客是夜行眼，看此人乃是一黑大漢，一身藍布衣裳，一伸虎掌抓住船頭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鬼鬼祟祟的，我將船給你們弄翻了！」老劍客伸手就要抓此人的手腕，老劍客要抓上他的腕子，他手就算廢啦。賈七爺一看，急忙說道：「我看此人面熟，等我問他。」賈七爺遂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此人答道：「我是鐵飛龍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是進九龍山給我勝三大爺盜印的，怎麼著都進不去。」

眾人一聽，心中這才稍安。賈七爺說道：「鐵天勝是你何人？」

飛龍答道：「是我天倫。」賈七爺一笑說道：「我與你引見引見，這是你楊六大爺、明清八義、登山豹子楊義臣。這是你夏侯商元伯父。」與鐵飛龍引見完了，飛龍上了小船。蠻子說道：「這才叫五子救三俠。我是蠻子，老劍客與賈七、楊六都是矮子，這個鐵飛龍是傻小子，此之謂五子救三俠。」老劍客聞聽，遂說道：「蠻子說的不錯，真稱得起五子救三俠。」楊六爺囊中取出皮帶一條，有一巴掌寬，打開了向腰中一係。內有七個釘子，名叫七星釘。七星釘上有皮套，四寸見圓，皮帶係在腰間，七個釘子插在皮帶之上，楊六爺說道：「船奔山根吧，山頭上若沒有人看見，它縱有一千丈高我也能上去。」這七星釘爬山乃是楊六爺的絕藝，無論多高的山都能爬上去。楊六爺叫水手傍山，遂爬上桅去。左腳登著船桅，由皮帶中取出一個七星釘，用榔頭釘在山上。右腳登在第一隻七星釘上，再釘第二隻、第三隻，作七星式樣釘好，上一步用腳拔下一隻釘來。如此倒換著七星釘，工夫不大，爬上山頭。取出三隻七星釘來，掖在皮帶之中。舉目向上一看，一丈多高人造的石牆。楊六爺由腰間取出飛抓，一抖飛抓，抓住石牆的垛口簷兒，拉住了絨繩。取下七星釘，掖在皮帶子之內，攀絨繩向石牆上面爬。

方爬到切近，一露頭的工夫，忽然裡面伸出一隻手來，蹦的一聲將楊六爺的透風巾抓住。左手抓住透風巾，右手的匕首刀奔楊六爺脖項而來。楊六爺兩眼一閉，只好等死。被人家捉著，身軀懸著，實無緩手之力。哪知道此人的刀挨著楊六爺脖項問道：「閣下何如人也？」楊六爺聞聽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只見此人白素一張臉面，年紀約有二十來歲。楊六爺答道：「我乃明清八義排行在六，登山豹子楊義臣是也。閣下何如人也？」此人答道：「慚愧，吾乃本山二少寨主玉麒麟白俊。」語畢，將楊六爺提過牆頭，站在垛口之下。玉麒麟叫道：「六義士，你們來了多少人？你好大的膽子！」楊六爺明知不說實話也不行，早被人家看破了，遂說道：「我們來了五個人，前來解救三俠與賈明。」玉麒麟說道：「三俠現在水牢之中，我深盼有人前來解救。今六義士等來得甚好，我弟兄實是有心無力，不敢救三俠出水。現在三俠在水牢之中，此水牢由北向南去，再向西，山嶺上有三棵大樹剛能過人，乃是必由之路。再往北去下山坡，再向西去，還得過三道山嶺，此嶺有人把守，每隔半里地必有一人來往盤查。由此過去，三俠的刀與暗器，皆在後寨內書房中，六義士千萬小心！多加仔細，到山內時，高抬貴手，少傷人為幸。但是水牢牆上安著鐵籠子，非有寶刃不可，無有寶刃不能救人。過了三道嶺向西共四五里地，便見此水閣了。閣下便是水牢，六義士保重些。」語畢，二少寨主翻身去了。楊六爺說道：「多承指教，彼此心照吧。」楊六爺見玉麒麟走後，由腰間取出彈繩放了下去，上面拴在大樹之上。眾人都順彈繩而上，楊六爺將玉麒麟之言，報告了四位。這才商議誰盜兵刃，誰救三俠，誰打接應。賈七爺有寶刀能救三俠。老劍客打接應，大義士盜兵刃等物。鐵飛龍也打接應，這才救出了三俠。勝三爺說道：「眾位都快出山去吧，我不奪回黃金印，誓不出山！」

正在此時，就聽賈明喊道：「三大爺別走，帶著我。」賈七爺見賈明來到，心中甚為喜悅。您道別人此時，因勝三爺說叫眾人出山，只顧勸勝三爺啦，可就忘了賈明了。賈七爺心中時刻未忘，如今一見賈明，遂問道：「你在何處來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五龍一聽見山上關口呼哨連天，俱都奔命的逃走，可就將我留在竹城裡。再要走時，關已落平，也出不了竹城了，再找勝三爺也看不見了，我就在水裡糊裡糊塗的，晃在水面看離著人遠了，我又奔山環去，晃到山環裡一看，有大石頭窟窿，我就鑽在裡邊去啦。」

書中代言，賈明鑽螺絲洞，他渴了喝清水，餓了吃鬆籽兒。賈七爺正在問賈明之際，就聽北邊人聲吶喊，燈籠火把照如白晝。勝爺說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們，預備傢伙殺奔前去！」

三位俠客與七爺、楊六爺、蠻子、金頭虎賈明、鐵飛龍，爺兒八個，各持兵刃，向前迎去。三俠在前，賈七爺與賈明等在後。嘍卒們由北向南。爺兒八位由南向北。帶領嘍卒之人，正是鐵戟將方成，五百嘍卒各持雙手帶，雁翅排開。您道九龍山怎知三俠在此呢？皆因為賈七爺救三俠之時，被尋山的嘍卒看見。

此處尋山的嘍卒，每隔半里之遠，有一人把守，互相傳達消息，不一時就傳到聚義廳中平大寨。鐵戟將方成聞聽救出三俠。方成在白老寨主前請命帶領五百飛虎軍，前去捉拿老三俠一千眾人。白玉祥說道：「方成你未曾經過大敵，鏢局之人不是柔弱之輩。」方成說道：「我來到九龍山無尺寸之功，必將三俠一鼓擒獲，獻於老寨主之前。」白老寨主傳令五百飛虎軍，令方成帶領前去。白老寨主自去打接應，方成這才帶領飛虎軍，飛也似上來。三俠迎將上來，俱都懷抱單刀。勝爺魚鱗紫金刀，奪下襪黃雲緞子鏢囊，周圍鑲青緞子臥魚，當中有個青緞子鏢子，下面五色線網子，緊襯燈籠穗。孟二爺懷抱七星刀，奪下囊中六個蓮子鏢。蕭三爺懷抱金背折鐵刀，奪下囊中三隻毒藥叉、三隻紫金鏢。三俠背後是漢奸，頭戴春秋帽，身穿皮馬褂。

還有個黑大漢身高七尺，膀闊三停，背後背喪門螺絲棍。賈七爺、賈明俱都身矮，方成未能看見。兩陣對圓，方成一聲喊嚷：「勝英你乃籠中之鳥，釜中之魚！要知時務，擲傢伙束手就擒。」

勝爺聞聽，將捻銀髻說道：「來者莫非杭州小寇，方家集的方成？你不過是坐地分贓的小寇，無非是打槓子，放暗箭，端雞籠的毛賊。你也敢跟勝爺較量？你叫九龍山的白玉祥出來！」

方成看勝爺老邁，不放在心上。方成身材五尺有餘，頭帶青緞子壯帽，身穿青緞子短靠，青緞子快靴，手使的是一對畫桿描金戟。勝爺捱刀剛要與方成動手，後面黑大個嚷道：「勝三大爺您把黑賊給我吧。」勝三爺這幾句話送了方成的性命，若說他是人物，鐵飛龍還許留點情，蠻子聞聽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老鸛落在豬身上啦！他比人家還黑，他還稱人家為黑小子。」

勝三爺聽鐵飛龍喊讓給他，有心攔阻，又想方成不是人物，鐵飛龍剛出世，是個愣小子，叫他將方成結果了性命就完了。勝三爺叫道：「賢姪慎重些。」鐵飛龍說：「知道了。」二人一照面，方成的雙戟陰陽把合著，一戟直奔胸口窩，下面這只奔肚臍。鐵飛龍見方成刺來，並不抄傢伙，手拍著胸脯說道：「小子照這來。」勝三爺等一看，嚇了一跳，有金鍾罩的功夫，也蔽不住雙戟，戟是尖傢伙，份量甚重，金鍾罩鐵布衫就是蔽得住，肚臍上也蔽不住。勝三爺一怔神的工夫，只見鐵戟將方成的戟已刺到鐵飛龍胸前，離著有半尺遠，鐵飛龍一斜身軀，方成雙戟落空。鐵飛龍一伸虎爪，抓住了雙戟。一隻手一隻戟，這就叫傻子專能愚弄機靈鬼。向前一拉雙戟，鐵戟將方成焉能是鐵飛龍的對手？鐵戟方成向前一邁步，鐵飛龍抬起右腿照定方成左肋下一腳踢去，就聽撲的一聲，鐵戟將方成倒在塵埃。

雙戟可就撒了手了。鐵飛龍將手中的雙戟向東拋去，由嘍卒們頭上過去，帶著多大的風聲，鐵飛龍擲了雙戟，過去一腳照定方成腿腕踢去，克哧一聲，方成的腿腕已折。這只腳踩著方成的右腿，一伸手抄起方成的左腿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劈了你吧！」

傻英雄用力向上趕提左腿，未曾劈開。傻英雄還閉著一隻腿呢，抬起來向方成襠中踹去，就聽卍的一聲，連糞帶血流了滿地。

方成大吼一聲，一命嗚呼哀哉了。鐵飛龍將死屍舉起來，頭朝下，向石上磕去，頭觸石上，腦漿崩裂。這也是方成坐地分贓，欺壓鄉里的報應。

嘍卒們見方成喪命，齊聲喊道：「可了不得了！把方成給劈啦，真是大力神呀！」口中喊嚷，猶如一窩蜂相似，往回裡便跑。賈七爺叫道：「勝三哥，追殺這群亡命徒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賈賢弟萬不可如此！這些嘍卒，有一半帶家眷的，皆是種地為業，養老養少，不搶不奪，公買公賣，都是好人。萬不要妄殺好人。咱們為的是奪黃金印，咱們找白玉祥去。我在前面，你們不許越過我去。」列位，勝三爺要不攔阻賈七爺，這五百嘍卒不盡死於劍下了嗎？何況有三俠三口刀，賈七爺的秋風落葉掃，鐵飛龍的喪門螺絲棍，金頭虎專打二把刀，焉能有這群嘍卒的命在？勝爺前面追趕，故意的慢走，容嘍卒們逃命。賈七爺在後面跟隨，正向前追趕，忽見這五百逃命的嘍卒俱都止住了腳步，仍向東西排好。五百嘍卒的前邊，又來了嘍兵寨主，打著燈球火把，第一對現出兩個人來，林士佩與程士俊，林士佩手擎三停分水狼牙鑽，背後十二顆鏢槍，相襯烈火苗，囊中有三隻點穴鏢；程士俊手持一對畫桿描金戟，背後十二顆鏢槍，相襯烈火苗。第二對，左有和尚法蘭，懷抱一對亮銀梅花奪。

右有八臂真人李士寬，背後有八柄短劍，懷抱兩柄長劍。第三對，左有寶刀將韓殿奎，白面長鬚，折鐵寶刀，叫能工巧匠補上一塊。右有二老寨主曹世彪，黑面鋼鬚，懷抱擂鼓點金鐘。

這六位的能為都與勝三爺的本領相等。再向後面就是九龍山的白老寨主，大明末科的武狀元。頭戴銀灰色的老虎帽，正當頂顛巍巍大朵芙蓉花。身穿銀灰色大氅，領下銀鬚撒滿胸前。細腰窄背，身材魁梧，好似一位帶兵的大元帥。身背後有兩個馬童，一個馬童抱著一隻鳳翅紫金鐘，此鐘乃白玉祥獨出心裁，叫能工巧匠照樣打造。鐘桿長六尺餘，尖上有一個翅子，翅子前面有溜金鐘，後有簫尖，此鐘的招數，不傳與外姓。三位少爺使的是短把荷葉鐘，此時三位少寨主也站在老寨主的東面。

大少寨主銀獬豸白義，二少寨主玉麒麟白俊，三少寨主玉面小子都白璧，各抱一對短把荷葉鐘。老寨主西面曹家三位少寨主，俱都穿青掛皂。大少寨主曹寶江，手使三尖兩刃亮金刀。二少寨主曹寶海，手持三尖兩刃亮銀刀。三少寨主曹寶河，手擎三尖兩刃亮銅刀。這是白、曹兩家的六位少寨主。六位少寨主背後，有百餘家寨主，高高矮矮，丑俊不同，各抱應手的傢伙。

勝三爺看個明白。勝爺面向北抱著刀，對白爺說道：「白老寨主你抬愛勝英，下帖將我勝英請進九龍山來盜印。要短打長拳，馬上步下，將我姓勝的捉住，我是心服口服。用消息埋伏，不算武學，蹭蹬失腳我姓勝的被獲遭擒，刀鏢甩頭鴨尾巾英雄髦，被你們得去，把我弟兄三人下在水牢，我孟二弟、蕭三弟一同被獲。老寨主請看，刀、鏢、甩頭等物我弟兄俱各到手，咱們兩造算不輸不贏。白老寨主你不比平常之人，你乃武學世家，大明末科的武狀元。避亂隱居在九龍山開墾為業，自備的資本，全憑奇才異能，成就了九龍山，並不是劫掠害民的盜賊者流，在下勝英是保鏢為業，公平交易。咱二位是井水不犯河水，素無仇恨，盜印殺官姓勝的管不著。題詩句於粉牆，言說落在九龍山暗告勝英。欽差大人是忠良愛民如子，本應鎖拿勝英，欽差大人怕屈了小民，故此派勝某尋找黃金印。盜印之人，給你我接仇作對，他要與我有仇，明找我勝英，家有家鄉，住有住處；但他不敢明找勝英，借九龍山的勢力，移禍於人。如蕭金台的寨主閔士瓊，名高天下，大清國南七北六十三省赫赫揚名。父子三人，皆因為招聚綠林道，太倉州的秦尤北京城皇宮內院盜取聖上的萬壽燈，將燈送到蕭金台，閔家老少寨主不加詳察，收留萬壽燈，窩藏賊人，只落得一家老少山破人亡，閔家父子俱被拿獲。我姓勝的放了老寨主與少寨主玉面小如來閔德俊，將大少寨主解往北京，刀斧加身，殺在雲陽市口。現在罪魁秦尤，仍逍遙法外，這閔士瓊之事就可為前車之鑒。白老寨主你乃文武奇才，可別為這宗品行不端盜印之人，打衙主的官司，那真不值得！倘老寨主不悟，可就悔之晚矣。」話言未了，白老寨主前面這三對，第一對，在東南角一聲吶喊：「勝英不必動口舌之能，盜黃金寶印，刀殺官人者，乃震八方林士佩。今天咱二人分個強存弱死。」勝三爺飄鬚一笑：「林士佩，我怕你跑了。」

書中代言，這就是七斗林士佩。勝三爺說道：「我要再叫你跑了，你就呼我為林英。林士佩你記得嗎？如今這就是第七次了。」

閒言少敘，話說勝爺見林士佩抄起狼牙鑽，勝爺此時也就行龍過步，二人一照面，林士佩托鑽頭，立鑽纂，用了個猛雞奪粟，劈頂帶肩，就向勝三爺打來。勝爺閃身軀，亮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。長短傢伙一進，招眾人看著好似畫上繪的一般，一招一式，誰也不讓誰。林士佩鑽法神奇，勝爺的刀法絕倫，一力降十會，狼牙鑽碰在刀上刀就得飛。林士佩的鑽摘解撕捋，專找勝爺的刀。白玉祥一看，打了一個唉聲，說道：「曹賢弟，你看要講身法刀法，還是勝英高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且說林士佩與勝爺一來一往，工夫一大，勝爺氣力有些不敵，因勝爺兩天兩夜在水牢中受了许多饑寒，只喝了兩口水酒，此時又是困乏，腹中又空。林士佩正在二十五六的年紀，正是年輕力壯，他又不貪美色。再說，老不講筋骨為能，英雄出於少年。林士佩動著手，二眸子亂轉，眼珠是黑白分明。看著勝爺的刀老躲他的鑽，林士佩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英雄一世，打仗換撥不換？」

勝爺說道：「林寨主，我要換撥打仗，非英雄也！」狼牙鑽是一鑽緊似一鑽，恨不能鑽鑽見血，勝爺先前是鼻窪鬚角見汗，衣襟原就未曾甚乾，此時反倒更濕了。勝爺用刀一點，林士佩用巨齒一掛，勝三爺一抽刀說道：「林寨主殺法驍勇，我勝英久而久之，甘拜下風。」語畢，向西南一縱，縱出去一丈有餘。

林士佩一聲吶喊：「姓勝的，不見輸贏，何以言敗？」語畢，便追。心中思想：老勝英你力盡聲嘶，這回你還有能為嗎？你跑也不行。林士佩在後緊迫，勝三爺若向正東正西敗走，因有嘍卒，若向回裡跑，又有自己的人，只好向西南敗走。林士佩在後一追。鐵飛龍說道：「我替我三大爺去！這小子得理不讓人。」

孟二俠急忙攔阻道：「不許相助，你勝三大爺平生打仗不許別人幫助，無論多近的朋友，若出去幫助，當時就算掰了交情。」

孟三俠將鐵飛龍攔住，不叫上前幫助。勝爺跑得慢，林士佩追得快。林士佩追到距勝三爺有一丈遠近，林士佩燕雲快靴一點地，向前一縱，雙手合鑽，二眸子亂轉，緊緊防備暗器。勝三爺此時的刀，是刀把向胸口窩，刀尖兒朝外。林士佩心中暗想，老勝英，我這回可要劈你一刀兩段。狼牙鑽向前一伸，就聽嘩唧一聲，紅光冒出，躺在山坡。列位，您道是誰躺在山坡上了？原來是林士佩。勝三爺是真假虛實，非常神妙，所以才叫神鏢將勝英。明知打暗器，明著是打不了他。出汗可是真的，喘也是真的，惟獨敗是假的，為的是叫他追。暗中拿暗器好打他。勝三爺跑的時候，刀把的頭兒頂心窩，刀在哪一隻手裡，可看不出來。勝三爺在前面跑著，暗看林士佩在後面追的影兒，比著林士佩追離著一丈來遠的時候，勝三爺的刀就交在左手了，暗中套好甩頭的套兒，就等候他在背後下絕情。說時遲那時快，林士佩追到一丈來遠時，向前又一縱，相距勝三爺有四五尺遠，托鑽照勝三爺劈去時，勝三爺並不閃躲，向後一轉身，林士佩的鑽就落了空了。勝三爺一抖甩頭，直奔林士佩的太陽穴打去。

林士佩一看不好，急忙閃躲。原來，勝爺為的是叫他躲閃，太陽穴這一甩頭是假的，當時向回一帶甩頭，兜了一個大圈子，霎時又奔林士佩頭上打來，這一甩頭直奔腦門子打來，就聽叭的一聲，翻身栽倒。這一甩頭打得重點，滿臉噴花，血流如注。